

望江记

山中连续半月酷暑，气浪灼灼熏蒸，人飘忽如纸灰，在烈日下尤其觉得命若游丝。怀疑身体里隐藏着一百个泉眼，咸而腻的汗珠日夜从中东出西突，在发肤上自然流泄成溪，元气随之渐次耗散，人也就越发蔫蔫。续命之法，无非握卷与高士手谈，于是日里精读《南华真经》，夜里闲翻传世碑帖。前人说读《南华·秋水篇》如和雪嚼梅花，寒香沁入心骨，永夏重温庄子，深以为然。又以为汉魏碑帖朴茂清雄，读来如在小龙女的寒玉床上修练内功，入眼即生彻骨幽凉。

高士隐逸于故纸与古碑中，眼眸如大星，如老井，望人间洞洞然晓畅明白。我与高人隔空对话，也自以为衣袂飘然，心间清风习习白水逶迤，尘垢渣滓尽皆涤去。想起那一天在望江高士镇，与诸友行走于青草圩堤之上，阔水长天，吹雨风，谈文章，身后的武昌湖烟波万顷，远处的大江素淡若一笔水墨，眼中的茭荷、南瓜、水葫芦、棉桃、同马大堤亦有天风海岳之致，甚是痛快。大雷岸边的望江，面江而居，得长江之利，自古以来多汪汪水泽，盛产鱼蟹、水稻和棉花，历代也多有高士与诗歌文章。

望江第一高士，我以为当数清代的倪模。其人进士出身，效慕陶渊明之为人，有官不做，曾经说：“五斗米折腰吾能为之乎，吾家尚有薄田可耕，江干老屋数楹，藏书充盈其间，吾以终吾身可矣。”望江对岸即江西彭泽，陶渊明任彭泽县令时，望江归属彭泽。

倪模后来听从师友劝告，就任凤阳府教授十余年，然后归乡隐居。生平嗜好古籍、金石和古钱币，是乾嘉时期有名的藏书家、图书校勘家和古钱币学家。他的故居藏书楼名为二水山房，又名江上云林阁，藏书七万卷，为皖省之冠，自言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所录典籍，十得七八。又精研古钱币，著有《钱谱》《古今泉略》等书。其座右铭：“交耐久，心无欺，作有益事，读未见书。”歿后，其同科进士、嘉庆四年状元、浙江吴兴人姚文田为他撰写墓志铭，说他“贯穿古今穷源流，山经海志皆搜求。学海博涉内行修，一时贤士从之游。”想来非虚誉也。又有记载说，倪模美髯须，长尺许，道貌充腴，巍然如山斗。

据说，倪模是倪瓒后裔，由其字号和藏书楼之名也可知

一二：倪瓒性情狷介，人称倪迂，倪模号迂村，别号迂存；倪瓒号云林子，倪模有江上云林阁。倪模仰慕祖宗的品格与才华，我也向往倪模风采，曾两次到雷池乡雷港村寻其故迹。可惜其故居与藏书楼已不存片瓦，图书也不留只字，只有一个簇新的倪模纪念馆供人凭吊。记忆最深的是村中广场上那一棵水重阳，树叶似乌桕，秀挺古茂，父老说是倪模当年手植。我每次来，必在树下徘徊、小坐，抽一根烟，聆听江上洪波拍岸之声，内心既澎湃又安静。安静是真实的，澎湃只是我的幻觉，倪模故居离长江还有一段路。那棵古树下一个树瘤，人说貌似雄狮的头颅，我越看越像一张老者的脸。

雷港，古雷水入江处。《大明一统志》：“雷池在望江县，其源西自宿松县界，流经县东南积而为池，又十五里入大江，名雷港。”雷池的源头即雷水，也称大雷水。

近岁读《晋书》《宋书》《南齐书》《梁书》和《陈书》，常遇雷池之名，每感亲切如见故知。乃因雷池或者说望江，与吾乡咫尺之遥，我去过多次，吃过武昌湖的肥蟹和粉白的鸡头米，那里又有昔年的同窗和同事，有相交多年的文朋诗友，多次喝过他们的美酒。

自东吴起，以南京为都城的六朝，雷池一直是兵家重地，是扼制长江水道的一个咽喉。东晋衣冠南渡，朝廷更于雷水设置大雷戍，以防上游荆州之兵。因此才有东晋庾亮《报温峤书》“吾忧西睡过于历阳，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”之典，才有南朝宋鲍照奇幻华滋的《登大雷岸与妹书》。长江号称天险，其前提是以南京为首都，否则它就只是一条大河。并且，历史一再地证明，长江天险不可久恃，偏安江左从来只能偏而不能安，以南京为都的王朝都是短命的王朝。朱棣发动所谓的靖难之役，由水路径取南京即是最显明的例证，后来他迁都北京，以南京为留都，当是以史为镜，以侄子建文帝朱允文为鉴。

我住长江头，君住长江尾。少年时读李之仪的这首《卜算子》，极羡慕住在长江边上的人，也羡慕一个叫望江的地方。望江望江，推窗望见长江，真是开阔，真是福气。而我推窗只能望见一堵堵山一座座峰一条条沟，视线不过数百米就被山体坚硬地弹回。十六岁时在安庆读书，同寝室有一个望江的同学，虽然和我一样



月光城 散文

山隈水洑

储劲松

来自农村，面孔手臂一样晒得漆黑如木炭，却天然有着富庶鱼米之乡的骄傲。他家以种棉花为业，因而头上用得发胶，脚上蹬得起大头皮鞋，每天早上上课前，总是把头发梳得油光水滑，把皮鞋擦得油光可鉴。所以，多年以后我第一次到望江，站在江涛轰击的大雷岸边，望见望江的平阔田畴与茫无际涯的棉花地，心间竟然有莫名的激动与感伤。

后来想，若无江水的日夜冲刷和淤土累积，则雷池至今仍是鱼乡水国，也就没有望江县。若无这一大片黑肥的冲积平原，居民坐收米鱼之利，则从前附近数省逃避饥荒的人，不可能聚集在这里并进而形成城邑。望江最应当感谢的是长江，虽然长江偶尔也会发怒，滔天浊浪淹没田园人家。

想起东晋郭璞的《江赋》。他在赋中极力铺排长江源流和两岸城邑物产，辞采古雅华瞻，犹如玉树琼花，叫人心驰神荡。赋中有句云：“其旁则有云梦雷池，彭蠡青草，具区洮涌，朱、浚、丹、灤，都是水名；沅、澧、湘、资，水泽深广荡漾之貌也。我以为《江赋》里的雷池当是广义的雷水，涵括江西九江、庐山至安徽宿松、望江的一大片水域。

雷池深广荡漾，望江深广荡漾。逐水而居，望江福地也。那夜住在大雷岸边，软床载梦，卿云舒卷，大江如练，我化作一只白鹤，逍遥于雷水广泽之上。

空翠帖

朝阳寺风光无他，空翠而已。

寺在狮子峰南麓，门阙颜额曰“天堂之上”，笔势醇古生动有汉隶遗意。四字写实，非虚言也。此地海拔一千余米，离天三尺三，离地五百仞，脚踏白云手可摘星。立于狮子峰之巅，可俯瞰山下数十里外的天堂镇，镇上人家、田园、流水、桃李农桑都作烟青色。

狮子峰当是形似狮子，又有人说状如莲花，但四围林木太过幽深太过繁密，身在其中，茫茫然不可辨识。其峰岩苍秀，为方圆几十里内诸岳之宗，众山罗列赞拜如五百罗汉拜如来。峰下一线山道盘盘折折十余公里，挂于深壑之壁，起伏低昂如百结幽肠。想起驱

车来时一路的惊险与惶恐，心中不免打鼓，两腿也微微打颤。

青峰下的山寺不大，极幽秘，极精洁，安静若在白日梦中。

寺始建于唐初，已有一千四百年历史，其间或兴或废，建而复圯圯而复建，如世间诸多相。天堂境内庙宇，皆是其下院。前人有诗写朝阳寺：“山阴道上人如织，远近禅林惟朝阳。”诗载于清代《潜山县志》，诗人未留其姓名。

春风浩荡，琉璃流碧，殿宇、禅房、客堂、放生池、风亭、九龙丹墀、滴水观音造像沉深若思，均隐于高大黑松和丛丛修竹之中。听见涧水之声叮叮泠泠，四处寻找，却不知水从何来。风吹来三两人的片言只语，碎碎闲闲，也不知人在何处。寺钟响起，回荡于山谷中，忽然想起此行竟未见到一个僧尼。

二零一九年五月三日，朝阳寺阳光晴明妩媚，山鸟的鸣啾如雨点，脆生生纷落于妙喜之国。所见处万木苍润空翠，山花跳荡欢喜扑人眼帘。

鹧落坪记

此地清凉国也，此地鹧落家乡。

庄子云，凤凰非醴泉不饮，非梧桐不止，非练实不食。凤凰非凡鸟也。鹧落也非凡鸟，非仙山不飞，非长天不击，非蓬莱之瞰不栖。

此地多白云，多芝草，多珍兽，多异禽，多螽斯豆娘金铃子，多若木扶桑，多肥遁之思林壑之致，人情美好如斯，民风朴野如斯，早晚雾气迷蒙山气沉着，疑是王乔赤松子之家，疑是倪瓒黄公望之画。山中都枝杜鹃绽云霞之姿，草间美雉披霓裳之衣。天上星辰大如牛，水中鲩鱼千年寿。

坪上幽泉可枕，苍石可漱。《世说新语》云：“王曰：流可枕，石可漱乎？孙曰：所以枕流，欲洗其耳；所以漱石，欲砺其齿。”古之王孙无福居鹧乡。

当年，高敬亭于坪上重建红二十八军，巩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，以千人之师，拖垮国民党十数万之众。所谓金山银山，鹧落坪之谓也。所谓绿色原野红色渊薮，鹧落坪之谓也。

昔我往矣，山雪霏霏，今我来思，红叶漫山。昨年默然遥相许，他年可以投迹归是乡。